

女性问题

## 看“妈妈咪呀”，说女性命运 ◆ 杨晓晖

[不恰当言行提示]

晾晒衣被损绿地

◆ 陈祖龙

有居民在两棵不大的树之间拉一根尼龙绳，沉甸甸的棉被棉大衣往绳上一挂，树被压弯了“腰”；又有居民将衣被平摊在修剪整齐的冬青树上，冬青树在衣被下被剥夺了“阳光权”，喘不过气来……晾晒衣被，希望衣被最大面积地照射到阳光，心情可以理解，然而树木花草无辜，晾晒衣被不能损绿地。

同性眼光

## 钟点工小周

◆ 石纹

钟点工小周，是上海知青的后代，也算“孽债”一族。从小在外地生活，母亲不幸去世，才到了上海外婆家，由外婆带大，读完了初中。

她有文化，懂礼貌，长得清秀，衣着得体，有几分优雅，那是继承了母亲的气质；她个性直爽、热情，乃是外地父亲的遗传。兼有了父母的优点，所以挺受东家们的喜欢。

近日，向来快乐的她，显得有点忧郁。一问之下，才知是为儿子的事。儿子大学毕业，现在一家不错的公司上班，而且业余还攻读“硕士”，从照片上看，长得也俊朗。不用说，是他母亲的骄傲和安慰。那为什么担忧呢？说是公司老板看中了他，要他做女儿的男友，也就是相中他当女婿。她儿子在不敢得罪上司的情况下，只得答应，目前正在交往中……

我一听哈哈大笑。我说，你高兴还来不及，愁什么呀？她说，两个家庭的情况相差实在太大了，我是个钟点工，他爸是保安，不般配的，将来人家看不起。

我说，小周啊，你真是不开窍。别人求都求不着的好事，你却当坏事。你想，你将来儿子结婚的事就不用担心了。什么房子啊，车子啊……小周正色道：“我不贪，我希望找个门当户对的媳妇，两个人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活，多好！”小周语出惊人，在她面前，我显得俗气。

但我还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就从另一面开导她。我说，人家老板是有眼光的，在众多的职工中看上了你的儿子，说明你儿子是优秀的，那么今后在老板的提携下，前途可想而知。你从自己儿子的前途着想，也该高兴呀。

小周却说，婚姻是两个人的真心相爱，而他们是父亲作主，小姑娘是否爱，怎么知道？我说，不是现在正在谈吗？再说女儿能听父亲的话，说明这女儿是很单纯的，是听话的女孩，错不了。

小周告诉我，那女孩已去过她家，吃过一顿饭，在吃饭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一条餐巾围在脖子上。就这个细节，让她看了心里起疙瘩。她说，明明知道我们家的层次低，如果真爱我儿子，那就应该放下架子！

她那句“放下架子”，听了让我一怔。说得多好，说得也太有道理了。我接着问她的态度。她说，她没有办法，只能建议儿子：谈朋友时间长一点，起码要两年，一定要彼此真正相爱才结婚……她强调婚姻一定要有“真爱”。

我服了，彻底服了小周，不禁激动地说，小周啊，你真不简单，太有水平了。

是，小周的人品，小周的思想境界，都在我之上。我得向她学习。

不出有什么区别，一样的自信有才，一样的光彩夺目。所谓不一样，大概只有自己能够咀嚼。有年长的男性庇护的女性还是幸福的，但父亲总是要老的，女人的生命里需要一个与她共同赴老的男人，这大概就是婚姻对于女人的庇护。有一家三代三个女人上来表演，外公没来，爸爸不在场。问了才知道，外公是离婚的，爸爸也离婚了。表演者笑说，大概有遗传吧。说到第三代那个最年轻的，评委金星便急急地说：“这个就不要遗传了！”

很喜欢“妈妈咪呀”的第三名张颖，听她唱歌，总是有一种眼泪突然飞进的感觉。她在舞台上雍容淡定，从容平静的唱风中，其实有着深邃的情感。表演完毕，她走下

台去，主持人要求她的丈夫唱一曲。令人吃惊的不是张颖的唱功，而是她长相清秀的丈夫潇洒之中随便来一嗓子，竟是不业余的水平。“妇唱夫随”，婚姻的好境界。

艺术演绎的好与坏，“控制力”是关键。生活呢？以什么方式来宣泄是关键。能够开心愉悦上台唱歌的妈妈，是将可能的琐碎的悲哀或者不幸置于脑后了。才华被肯定，认识更多有趣的朋友比唠叨命运的不公高级得多，更幽默而有价值。所以，人们由衷地赞美：“陈苑真漂亮！”“王燕真漂亮！”

舞台是生活的反映，是精神的浓缩；舞台也给另外的人们，相同境遇的人们以启示。



戏水之乐

龚家坤 摄

今日女性

## 江南才女的苏绣情 ◆ 李力

认识陈彦时间不长，她留给我的印象既是江南才女的那种心灵手巧，又是苏绣大作品设计、创作的翘楚。

那天下午，走进陈彦的工作室让我眼睛顿时一亮，茶壶、紫檀木书桌和椅子、墙上的字画、屏风等都是民间收藏年代久远的文物，最令人感叹的是陈彦的苏绣。她打开一幅十几米长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其感觉就是一幅工笔重彩山水市井画，哪看得出是一针一线绣出来的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陈彦出生在苏州的巷子里，其父亲是燕京大学生物系的高材生，对古诗文、书法和艺术等诸方面造诣颇深。陈彦从小就和两个哥哥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绘画，后来兄妹仨向国画大师周思聪写信拜师。正是有了扎实的绘画基本功，使陈彦进入苏绣工艺设计、创作如鱼得水，品位独特。

1984年陈彦开始了工艺美术设计生涯，由于不断探索和实践，陈彦首创在真丝面料上进行手绘泼彩画的制作。1986年，陈彦参加了北京艺术馆办展，她的一幅在植物面料上绘制的《河边人家》作品，被美国一位收藏家收藏，这使得陈彦在艺术创作上信心倍增。

1988年起，陈彦立志在苏绣作品上大展宏图。十年的努力，十年的心血使陈彦在苏绣领域里异军崛起。首先，她拓展苏绣的表现内容，由传统的猫狗、花鸟向古今名画等方面延伸，并虚心向苏绣老艺人学习，打好苏绣创作的基本功。同时，她将绘画艺术融入传统的工艺品的设计和创作中，以求出工艺精品、工艺极品，提升传统苏绣的艺术品位，使其成为海内外收藏家的珍品，使苏绣这种民族传统手工艺品成为世界艺术领域里的

在现场

## 焦虑的柚子 ◆ 之湄

柚子同我，可以算是谈得来的朋友。每次通话结束，柚子长吁一口气说：哎，同你讲讲我心里舒服多了。她哪里知道，我需要一个晚上甚至更多的晚上去反省：那些与我同龄同时代的女人们，你们怎么可以那么迅速地强大，凭什么，我，只有岁月静好的分儿？

柚子在一所艺校教授声乐，是个受欢迎的老师。不过，柚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个与艺术沾边的文艺工作者。因为忙碌和体型的缘故，柚子不那么讲究穿着。柚子也没有时间讲究饮食。几年经营，柚子的教学声名在外。柚子的周末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几乎是排满的。柚子还来不及收拾屋子和自己，第一个学生通常就上门了。柚子经常一边教着学生，一边咬一口钟点工带来的煎饼油条。厨房里还搁着前日的剩菜。柚子培养的学生都能顺利通过考级。

柚子多年前离婚，先生是一个闷骚型知识分子，柚子的情敌是一个既没有美色又没有背景的“外来妹”。这场敌我双方的力量太过悬殊的战争，在柚子看来参与即是更大的耻辱。柚子的潇洒令她虽败犹荣。前夫在离婚之后，倒又同柚子做了“朋友”。柚子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会把儿子托给这个朋友带个一天半天。儿子经常会告诉柚子一些新闻。比如，阿姨问爸爸要钱，爸爸不给她，但偷偷塞给我500块钱买运动衣。每每听到这样的消息，柚子都觉得颇为解气。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去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男人相亲，偶尔遇到几道欣赏的目光和甜蜜的奉承的言语的时候，甚至觉得这样的自由也蛮好。

柚子的社交圈基本以学生们妈妈居多，她们有闲有心培养孩子懂点艺术，他们大多是新上海人中的佼佼者。跟着这些朋友进进出出，不知不觉地，柚子的眼界就高起来。那些住在60平方米老公房

里，骑着自行车来来往往，约在肯德基见面的老实男人在她眼里自然就成了“屌丝”。

偶尔，柚子也会放纵一下自己的情感，有一段时期，柚子家里住进了一个做老年谢贤状打扮的中年男人。男人会吹萨克斯风会弹吉他还懂点摄影。在他的镜头底下，扎实丰满的柚子披上了梦的衣裳，有了一点点的诗意。他的不羁、随意甚至懒散都让柚子觉得有点文艺的浪漫的气息。他同柚子的学生们自来熟。饿了，自己泡面，没有泡面了，去抽屉里取柚子的消费卡。在下面超市买面买啤酒，顺便带一包柚子喜欢的曲奇饼。老文青不管柚子何时正在弹琴，学生就在身边，经常上演儿童不宜的剧目，喂柚子饼干的同时，顺便捏一下柚子的面孔或者擦一下柚子丰满的大腿。这份不合时宜在柚子看来是情不自禁的爱意。柚子不是不享受这份肉的欢娱、心的舒放，只是，同女友们那些已然“成功男士”的先生比起来，这个男人又显得佻俗邋遢低微了。

年中，柚子告诉我，她用上课赚来的钱换了新房子，新房子看到一小块黄浦江，装了地暖，小区里有200平方米的艺术会所……

柚子同情我十年如一日的日子，同情我去了一次亚龙湾还美不滋滋地告诉她。

“哎呦，我的那些朋友都去巴黎米兰看时装周啦。你是，罪过得来……”柚子关心我那个没有理科天分的孩子上了什么高中。当柚子知道孩子给送到超级大国去留学了，柚子沉默了。柚子的儿子一心要出国，柚子刚买了新房子，一时还没凑齐留学的费用……

这一个晚上，柚子仿佛突然失去了倾诉的欲望。匆匆地，柚子挂了电话。我知道，今夜，我可以睡一个好觉了。或者，从今夜开始，我可以由倾听者一跃成为柚子嘴里那些混得很好的朋友了……

那时候我们一起上黄山

黄山的峰很险

黄山的雾很浓

可我们记住的只是相思鸟

那时候我很傻很傻

不知道你要远去

不知道你一去归期遥遥

要不然我也会扇动翅膀梦中飞翔

如果你真的回来

你会惊喜地发现黄山与迎客松近在眼前

有一只相思鸟在日夜呼唤着你的名字

你一定知道那是谁

情话絮语百字文

相思鸟

◆ 海州子